

著 梁实秋

The Works of Liang Shiqiu ■

【精美纪念珍藏版】

雅舍随笔

在诗书尺素间与明净的灵魂相遇



【精表纪念珍藏版】

雅舍随笔

梁实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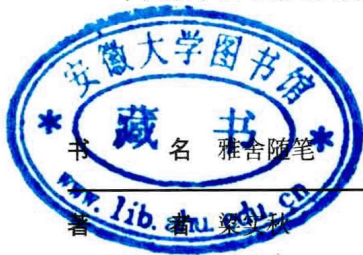
雅舍随笔 / 梁实秋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6

(含章文库. 雅舍全集)

ISBN 978-7-214-12100-4

I. ①雅… II. ①梁…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3240号



责任编辑 刘 焱

装帧设计 Edge_Design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7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2100-4

定 价 3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读书札记

- 亚瑟王的故事 | 002 |
- 布道书 | 005 |
- 莎士比亚与性 | 007 |
- 莎翁夫人 | 011 |
- 莎士比亚与时代错误 | 012 |
- 斯威夫特自挽诗 | 016 |
- 约翰逊的字典 | 019 |
- 桑福德与墨顿 | 026 |
- 《造谣学校》 | 029 |
- 玛丽·兰姆 | 032 |

尘 劳 | 035 |
拜 伦 | 037 |
沙 发 | 042 |
奥杜邦 | 045 |
林肯告别春田 | 047 |
沉默的庞德 | 048 |
《大街》 | 049 |
纳 什 | 052 |
布劳德斯基的悲剧 | 053 |
陶渊明“室无莱妇” | 056 |
读杜记疑 | 057 |
剑 外 | 065 |
《曾孟朴的文学旅程》 | 067 |
《登幽州台歌》 | 070 |
《词林摘艳》 | 072 |
唐云麾将军碑 | 076 |
金缕衣 | 077 |
《传法偈》 | 079 |
悬 记 | 081 |
竹林七贤 | 081 |
管仲之器小哉 | 084 |
《饮中八仙歌》 | 086 |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 | 088 |
生而曰讳 | 090 |
复词偏义 | 091 |

海晏河清图 | 093 |

孝 | 096 |

第二辑 尺牍寸心

写给刘英士先生的信 | 100 |

写给孙伏园先生的信 | 102 |

写给舒新城先生的信 | 103 |

写给刘白如先生的信 | 105 |

写给张佛千先生的信 | 108 |

写给林海音女士的信 | 111 |

写给余光中先生的信 | 115 |

写给陈祖文先生的信 | 116 |

写给吴奚真先生的信 | 120 |

写给陈秀英女士的信 | 122 |

写给聂华苓女士的信 | 128 |

写给蔡文甫先生的信 | 132 |

写给夏菁先生的信 | 134 |

写给梁锡华先生的信 | 136 |

写给沈苇窗先生的信 | 138 |

写给小民女士的信 | 139 |

写给缪天华先生的信 | 140 |

写给罗青先生的信 | 141 |

写给陶龙渊先生的信	143
写给黄天白先生的信	144
写给林芝女士的信	144
写给江新华先生的信	147
写给方仁念女士的信	148
关于徐志摩的一封信	149
旧笺拾零	151

第三辑

诗心盎然

荷花池畔	160
没留神	161
一瞬间的思潮	161
冷 淡	162
蝉	163
疑 虑	164
重聚之瓣（摘录数段）	165
春天的图画（十首之二）	169
二十年前	170
对 墙	170
送一多游美	171
旧 居	174
秋 月	175

梦 后	177
荷花池畔	178
答一多	181
幸 而	182
早 寒	183
寄怀一多	184
小 河	185
怀——	187
答赠丝帕的女郎	188
赠——	190
一九二二年除夜	191
尾生之死	193
海 啸	199
海 鸟	200
梦	203
题璧尔德斯莱的图画	204
荆轲歌	206
REPLY FROM A “CHINEE”	213

雅
舍
随
笔



第一辑 读书札记



亚瑟王的故事

亚瑟王和他的圆桌武士的故事，一向流行很广，尤其是丁尼生把这些故事写成了叙事诗，多有渲染，使其更近于人情，遂成为每个儿童都耳熟能详的通俗读物。骑士踏上征途，茫茫然不知所之，寻求刺激，扶弱抑强，以游侠自任，或除暴客，或斩妖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永无休止。中古时期特有的一种浪漫的恋爱观，所谓“高雅的爱”，对意中人奉若神明，唯命是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对象又往往是有夫之妇，于是幽会私奔，高潮迭起。凡此种种，把这中古罗曼史点缀得花团锦簇，色彩鲜明，至今仍能给人以新奇的喜悦。

亚瑟的故事有很多荒诞不经的地方，像亚瑟的那一把魔剑，

能削铁如泥，插在石头里谁也拔不出来，一定要等待“真命天子”才能一拔即出，亚瑟垂死之际这把剑又被抛在水里，水里伸出一只怪手把剑接了过去而逝。帮助亚瑟杀敌致果的魔师梅林，幻术百出，真是神通广大。像这样奇异的穿插，一望而知是诗人的捏造，无论是儿童或成年的爱听故事的人都不妨姑妄听之。但是也有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要进一步问亚瑟与其圆桌武士究竟有无其人，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抑或是诗人向壁虚造的资料？因为亚瑟王是第五或第六世纪的人物，而当时各家史籍竟无片言只语涉及其人，偶有提到他的文字亦语焉不详，甚至带有神话意味。所以研究文学与历史的人，大概都对亚瑟故事之真实性持保留的态度。近阅六月二十一日《新闻周刊》，有一段关于亚瑟的报道，如下：

亚瑟王的传说，一直有人信以为真，最近英国的历史学家顿宁（Robert Dunning）在反对方面又添上了他的异议。他写了一本书关于萨摩塞郡的基督教的历史，他说亚瑟王故事至少有一部分是十二世纪的格拉斯顿伯里寺院中的僧侣搞的一项招揽生意的噱头，这寺院据说是亚瑟王及其不贞之后桂妮维亚的埋身之所。据传说，亚瑟王在六世纪中叶，在战斗中受了致命伤，然后由一船载之而去，到了一个名为阿瓦龙的魔岛之上，其地在英格兰之西方。格拉斯顿伯里寺就是建在那个地方，但后于一一八四年毁于火灾。有一天，寺僧掘地为墓，掘出了一个铅质十字架，上有拉丁文字：“著名的亚瑟王长眠于此阿瓦龙岛上。”再往深处掘，乃发现庞大的橡木棺，内有一躯体壮大的男子骨骼及一骷髅，左耳上方有曾被击碎模样。尸骨的一边又有一副较小的骷髅，几缕细弱的黄发。

当时一般人都以为这遗骸就是亚瑟王及桂妮维亚。但是顿宁



于仔细研究一切有关文献之后，乃得一结论，这可能全是那些僧人编造出来的谎言，借以敛财重建寺院。捐款纷纷而来，但是被狮心王截断了，因为他更感兴趣的是第三次十字军。“人们必须加以诱骗使之继续地慷慨输将，”顿宁说，“伪造文书与欺骗行为好像在最虔诚的宗教人士之间，也不是不常见的。格拉斯顿伯里建筑基金的来势渐行疲软之际，硬指格拉斯顿伯里为阿瓦龙而且发现了亚瑟的墓，岂不是最好的宣传手段？”

凡是传说，当然是不易消灭的。在格拉斯顿伯里之南仅仅十英里的地方，有一群英国考古学家，号称“卡美洛特研究委员会”已经在一座山下掘了好几年，以为那就是亚瑟王宫廷所在的卡美洛特之故址。已故的丘吉尔对于揭发亚瑟王故事之虚伪的人也不大以为然。在他的《英语民族史》里，丘吉尔描述亚瑟王的传说为：“其题材之踏实，其灵感之丰富，其为人类遗产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较之《奥德赛》或《旧约》皆无逊色。全是真实的，或者说应该是……”

丘吉尔最后一句话是很狡狴的。他知道那不是真实的，所以他补加一句转语“或者说应该是……”凡是神话之类的东西，日久逐渐成为传统或历史的一部分，一般人明知其虚伪也不愿加以揭发，因为一经揭发，传统或历史不免要损失一部分色彩。传统与历史需要装潢。

布道书

英王爱德华六世于一五四七年登极，在他的名义下发布了一本《布道书》（*Certain Sermons or Homilies*），这是一种钦定的官方文件，发给全国教会于每星期日宣读，所以意义非常重大。这与爱德华六世本人倒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是一个孱弱的孩子，登基时才十岁，政权在摄政者手里，他十六岁就死了。但是君权神授之说乃是都铎王朝的政治思想中一项重要原则，被统治的人民应该唯命是从，服从是天职，永远不得反抗。莎士比亚小时候在教堂里，大概就听到过这样的布道。布道书的第十篇，标题为“告诫人民维持良好秩序服从君主与官长”，就是专门灌输服从之说的宣传文章，引经据典，大言不惭，好像是颇能自圆其说的样子。兹节译此篇如下：

全能的上帝创造万物，在天上，在地上，在水里，有条不紊，美妙至极。在天上他布置了阶级鲜明的大天使与天使。在地上他安排了帝王、公侯及其他文武百僚，秩序井然，切合需要。天上储藏水分，在适当季节降为甘霖。日、月、星、虹、雷、电、云及空中飞鸟，无不各守其分。地、树、种子、植物、药草、谷、草以及各种兽类，亦均各安其位。一年各季，如冬、夏、月、夜、昼，都按秩序进行。海、河、水里的各种鱼，以及一切喷泉水源，甚至海洋本身，都各有其轨迹与秩序。人类亦然，他的身心各部，如灵魂、心脏、心灵、记忆、悟性、理性，



还有言语，以及躯体上的各个部分，都有有益的合适的愉快的秩序，各个阶层的人在他们的职业与位置之中各有他们的义务与地位。有些人地位高，有些人地位低，有些人是帝王公侯，有些人是属下与平民，牧师与俗人，主与仆，父与子，夫与妇，富与贫，每人均互相需要别人；所以一切事皆要赞美上帝的妥当安排，否则，家庭、城市、国邦均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若无适当的秩序，必定产生弊端、放纵、罪行与巴比伦式的混乱。若是取消国王、公侯、统治者、官员、法官及上帝安排的各阶层，那么将没有人在公路上骑马或步行而不被劫掠；没有人在自己家里或床上睡觉而不被杀害；没有人能安然保有他的妻、子女和所有物；一切的东西必将变为共有，势必导致一切的纷扰与极端的破坏，无论是在灵魂、躯体、财物、国家，任一方面。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在这英格兰国土之内，我们感觉不到那些缺乏秩序的民族所必定要受到的灾难、苦痛与狼狈。我们也要感谢上帝，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特颁恩宠。上帝给了我们一项宝贵礼物，那便是我们最亲爱的国王爱德华六世，辅以一个虔敬的聪明的荣誉的枢密院，以及其他上上下下的官佐，秩序井然。因此之故，我们人民要善尽我们的职责，热烈地感谢上帝，为保持这个神圣秩序而祈祷。我们要从内心深处服从他们的措施、法律、规程、文告、训谕以及一切其他神圣的命令。我们要体会圣经的指示，它指示我们做忠顺的良民，主要的是要效忠于国王陛下，他是至高至上的首领，其次是效忠于他的枢密院，及其他一切由上帝安排下的贵族、长官、官吏。因为全能的上帝是上述的国家秩序之唯一的创造者，像《圣经·箴言篇》所说的：“借我之力，国王君临天下；借我之力，大臣制定公正法律；借我之力，五侯掌握治权，一切法

官执行裁判。我爱一切爱我的人。”（《箴言篇》8:15-17）……

邪恶的审判官彼拉多对基督说：“你知否我有权钉死你也有权释放你？”耶稣回答说：“你对我不能有任何权，除了上天所授。”（《约翰福音》19:10-11）基督在这里明显地指示我们，即使是邪恶的统治者，他们也是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与威信。所以他们的属下人民不可用暴力抵抗他们，纵然他们滥用职权；至于没有滥用职权而只有增加上帝光荣并且施惠于民的那些虔诚信奉基督的王侯，自然更不可以抵抗了，使徒圣彼得命令一切臣仆服从主上，主上宽仁固然要服从，主上乖戾也要服从，强调人民的本分是忍耐，应该承受苦难。他提到我们的救主基督如何耐心地劝导人服从官长，虽然他们是邪恶的坏人。

所以我们都要对于反叛那种罪过，抱持戒惧之心，永勿忘记凡是抵抗权威者即是抵抗上帝和他的命令，圣经文字中还有许多别的明证可举。我们于此宜加注意，《圣经》中教人绝对服从并且痛斥犯上作乱的这类文句，绝不是指罗马教会所僭取的特权而言。因为圣经不容许那样僭夺的特权，其中充满了邪恶、滥权与亵渎。这一类文字的真义乃是阐明上帝之真正意旨以及奉天承运的帝王与其属员们之权威。

莎士比亚与性

一位著名的伊丽莎白文学专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说：“莎士比亚是最富于性的描述的伟大英文作家。他毫不费力地，



很自然地，每个汗毛孔里都淌着性。”这位六十七岁的英国学者劳斯又说：“在莎氏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集中注意力于女人身上，所以他创造出一系列的动人的文学中的女性。同时，有人坚信莎士比亚作品乃是培根或玛娄或牛津伯爵所作，其说亦显然是狂妄，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同性恋者。”“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研究上甚为重要，他是非常热烈的异性恋者——就一个英国人身份而言，也许是超过了正常的程度。”

西雅图《泰晤士报》于同年四月二十四日亦刊有一段类似的电讯：

性与诗人

现代的色情作家会使莎士比亚生厌

伦敦美联社讯——想找一本色情的书吗？不必注意目前充斥市场的淫书，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吧。

这是两位文学界权威的劝告，他们说这位诗人的十四行诗集有的是猥亵的描写。

伦敦《泰晤士报》今天发表了这两位戏剧专家的意见，宣称莎士比亚是英文中最富色情的作家。

莎氏传记作者牛津大学的劳斯博士说，莎士比亚“从每一个汗毛孔淌出色情”。

劳斯引述《莎士比亚的猥亵文字》作者帕特立芝（Eric Partridge）的话，说莎氏是“一位极有学识的色情主义者，渊博的行家，非常善于谈情说爱的能手，大可以对奥维德予以教益”。

但是专家们说，把淫秽部分发掘出来不是容易事。

莎士比亚的色情描述通常是隐隐约约的，使用文字游戏来表达，需具有精通伊丽莎白英文能力的学者才能欣赏。

劳斯说，莎氏是“非常热烈的异性爱者——以一个英国人身份来说，可能是超过了一般常态”。

劳斯的文章是为纪念一五六四年诗人诞辰纪念而作，立即引起争论。

“大诗人是色情狂吗？”《太阳报》的一个标题这样问。

莎士比亚学会秘书Gwyneth Bowen说：“胡说！其他大部分伊丽莎白作家比他的色情成分要多得多呢。”

看了以上两段报道文字，不禁诧异一般人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是这样的浅薄。戏剧里含有猥亵成分是很平常的事，中外皆然。尤其是在从前，编戏的人不算是文学作家，剧本不算是文学作品，剧本是剧团所有的一项资产；剧本不是为读的，是为演的；剧本经常被人改动有所增损；剧本的内容要受观众的影响。所以，剧本里含有猥亵之处，不足为奇。看戏的人，从前都是以男人为限，而且是各阶层的男人都有。什么事情能比色情更能博取各色人等的会心一笑呢？不要以为只有贩夫走卒才欣赏大荤笑话，缙绅阶级的人一样喜欢那件人人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事，平素处在礼法道德的拘束之下的人，多有忌讳，一旦在戏院里听到平素听不到的色情描写，焉能不有一种解放的满足而哄然大笑？我们中国的评剧，在从前没有女性观众参加的时候，有几出戏丑角插科打诨之中，猥亵成分特多，当时称之为“粉戏”，以后在“风化”的大题目之下逐渐删汰了比较大胆的色情点缀。《莎氏全集》，一八一八年包德勒（Thomas Bowdler）也曾加以“净化”，删削了一切他认为淫秽的词句，成了“每个家庭里皆适于阅读”的版本。不过至今我还不能不想到那些所谓的“粉戏”。至今似乎没有人肯购置一部包德勒编的《莎氏全集》放在他的家